



靜冷の中徨傍

冊 上

蒼 銓 陳

30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陳銓著

磅
徨
中
的
冷
靜
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——

船看看要到大佛巖了，船裏的人一個個都提心吊膽的。船老板立刻叫伙計們加上兩隻橈片，他自己在後面緊緊地掌着舵，船裏的客人都靜靜地不敢移動，不敢作聲，恐怕擾亂了撐船人的注意。大家都知道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大佛巖邊江水的厲害。

江邊的大佛，是沿着石巖鑿成的。單是大佛的頭，已經是一座小小的山峯；大佛的全身，足足佔滿了壁立千仞的石巖全面；到夏天天氣炎熱的時候，好些人常常到大佛耳孔裏去乘涼，因為大佛的耳孔是兩個清涼無比的大石洞！

這個大佛究竟是什麼時候什麼人鑿成的，已經不能細考了。相傳是在唐玄宗的時候，有一個

高手匠人，生成有彫刻的天才，曾經在四川全省彫刻了不知道多少名山古刹的佛像。後來他年齡大了，自己也積蓄了不少的錢，他不想再工作，同他的妻子兒女一塊兒退居在富順城外不遠的一個地方。許多知道他的本事的人還不斷地來找他彫刻這樣，彫刻那樣，但是他都一概推辭，別人碰了好幾次釘子，以後誰也不再找他，他也樂得過他清閑的生活。

又隔了十多年，他已經快七十歲了。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個夢，見着一位白髮老人來告訴他，說他一生修造佛像，功德不小，將來定有好報，不過他還有一座佛像沒有彫刻，他應該在死以前，把這一件功行圓滿。他問老人佛像在什麼地方，老人說向東去三十里。他還要再問，老人忽然不見，他自己也驚醒了。

醒了以後，他把他的夢告訴他的妻子兒女，他們都半信半疑，不過大家都說他年齡太大，不應該再擔任什麼太辛苦的工作，並且作夢本來就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也許是他心裏偶爾的幻想，那裏能够事事認真？經他們這樣一勸，他心裏也就放下去了。

又過了一些時候，他又夢着同一的白髮老人來問他，爲什麼他不趕快去完成他應該作的工

作這一次白髮老人面子上很露出不高興的樣子，談話裏頗有責備的意思。他醒後每日坐臥不安，他家裏的人雖然覺得他的夢來得奇怪，但是想着他老邁的年齡，仍然顧惜他，勸他把這件事體不要放在心上。可是這一次與前一次卻大不相同。前一次他還可以手開，這一次無論如何不能手開，他坐也想，睡也想，時時刻刻心裏不舒服；他總覺得這件事情不作完，他的精神永遠不得安靜，就死也不能瞑目的。

經過了十幾天，他再也不能忍受，決心要去彫刻這一座佛像。但是佛像的材料在那兒呢？夢裏的老人只是講向東去三十里，並沒說出一定的地方，他去怎麼能够找得着呢？

不過他想一想，既然有神人指導，他不應該多疑，痛快就向東去三十里好了。好在他年齡雖然大，身體還很康健，能够步行。他携着藜杖，穿上草鞋，一直向東走了三十里。他停步一望，前面只是洶湧的江水，對岸突起無數的山峯。山勢生得真是雄壯，臨江的是一個特別高峻的山峯，從山峯到江岸是一壁的石巖，石巖下邊的江水好像煮開了的水一般，波濤洶湧。

他對着雄偉的山水，心裏登時起了一種神祕莊嚴的感覺。他曾經看過許多的山水，但是他從

來沒有看過像這樣驚心動魄的景致。他徘徊凝視了許久，幾乎不想別去，他索性坐在江邊草地上，在袋裏取出乾糧，隨便用了午餐，在江裏捧了幾口水喝。抬頭再望對岸臨江的山峯，此時矗立雲表，比前一會更覺莊嚴奇偉。他心裏只感覺自己生命的微小，忍不住要稽首皈依。

忽然一個意思像電閃一般地射進他的腦中，他想對面山峯如果稍爲修理，就山勢鑿成一座佛像，不知如何地莊嚴偉大呢？難道夢中的老人，叫他鑿的佛像，就是這一座山峯嗎？

他不看不像，越看越像，對面的山峯，豈不明明是佛頭嗎？山腰豈不明明是佛身嗎？這是何等地自然！同時又是何等地神祕！

他發現了佛像的材料以後，心裏真是說不出地高興。他以前所彫刻的佛像，拏來同這一個佛像比較，真有天淵之別。這纔真是偉大的工作，以前的工作算什麼？他對夢中的白髮老人，更無窮地感激，因爲如果不是白髮老人指點他，他這一生的工作，永遠也不能算偉大了！這是何等僥倖，快活，滿意的事情！

回家以後，他邀集了從前同事的許多工人，由他主持指揮，費了半年的工夫，把自己偌大的家

財，花去了一半，這一座偉大的佛像，居然成功了。

從那時直到現在，這一座佛像曾經看了一千多年的盛衰興亡。大佛巖下又是著名的凶灘，來往的船隻不知道曾經打爛過多少。撐船的老板都相信遠遠可以看見大佛的面色如何；如果那一天天氣晴朗，大佛面色露出歡喜的神氣，那一天準沒有事情發生；如果那一天天氣陰沉，大佛面色露出悲愁的神氣，那一天經過的船，準有一隻要打爛的。

這個時候，斜陽已經快下西岸極遠處的地平線了。光輝返射過來，把大佛披了滿身的金衣。經過了一千多年的雨打風吹，大佛的面容身體已經有好些地方模糊毀壞了。巖石中雜生的一些草木松枝，加上一些巖水流成的青黴顏色，表現出時間在大佛身上遺留的痕迹；然而在西岸或船上遙望，大佛的神氣，依然是奕奕如生的。

船上的水手們出了一身大汗，把大佛巖居然渡過了，船上的人大家都放了心，漸漸談起話來。「剛纔我老遠看見大佛臉色很高興，我就知道今天沒有事。」船裏一個乘客講道。

「你不要說沒有事，」一個水手講道：「前一個月我們走這裏過，大佛好像也很高興的樣子，

但是我們剛划過不久，後面不遠一隻船就打爛了。淹死了三個人，救活了七個，王二少爺從成都回來也掉下水了，幸虧抓住了一塊船板，但是救起來時已經吃了一肚子水。後來還虧張八鬚把他抬到家裏去，鬧了半天，纔救轉來。王二少爺還在他家裏睡了兩天纔回去呢！

「王二少爺是誰？」另外一位乘客問道。

「王二少爺你都不知道嗎？他就是王良卿王團總的二兒，凡是百龍場附近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王團總的。他家隔大佛巖只有十五里，隔百龍場只有三里，一座四合頭的大瓦房，真講究！王二少爺在成都進高等學堂，學問好得很！現在讀了兩年書不再讀回家了，也許不久就要取媳婦呢。」

「你瞧你瞧……」另外一個水手叫道：「那大佛頭上站着的，不是張八鬚的女兒嗎……她又在那兒站着了，我常常都看見她站在那裏。人人都說她長得好看！誰也想不到張八鬚會生出這樣一個女孩來！不過她性情真有點奇怪，爲什麼老喜歡一個人立在那裏呢？」

紅日漸漸墜入地平線了；小船也漸漸變小終於不見了；四圍的景色，煙霧籠罩，隱約朦朧；大佛的頭，反襯出昏黃晚色；頭上獨立遙望的人，徘徊，留戀，終於別去了。

宇宙充滿了沈靜，黑暗，只聽見巖畔的江聲。

徬徨中的冷靜

二

那一天早上，王德華把早餐用完，他想：究竟今天到不到姑父家裏去呢？

他姑父名叫李榮清，住在離百龍場西去五里多路的百合村，隔德華家裏只有二里多路。德華的父親就只有這一個妹妹，所以對妹妹特別好，不時去看她，或者接她到家裏來玩。李榮清是一個書呆子，雖然中了舉，不過沒有機會作官上進，好在他家資富饒，他也願意過他的書蟲生活。一天大部分的時間，多半在書房裏讀書，連家屋事都不願意管，其他的應酬招待，更不用說了。

他的太太同他的性情卻大不相同，什麼事情都喜歡管理。結婚不上半年，李榮清家裏一切事務，完全由他太太一人主持。凡是招待，應酬，買賣，預備，家中所有僕人的指揮號召，都弄得井井有條，

別人都說如果李榮清不討着這一位能幹的太太，恐怕他的家財早已被別人騙光了。

李太太爲人雖然是能幹，身體卻不十分健強，十天裏總有兩三天離不了藥罐，並且因爲操作太多，有時未免過勞，再經三次生育兩次小孩子死以後，身體更不如前了。她今年還不到四十歲，看起來卻好像五十歲左右的人。她自己身體愈壞，疑心愈多，有時本來沒有什麼病，她卻想像着她有病；她操作又成習慣，但是一經操作，她又疑心她自己操勞太過，所以她幾乎沒有不害病的一天。

德華自從從成都回來後已經去看過她兩次了。今天因爲沒有什麼要緊事，所以再去看着她。

他一進門去，就看見李太太在堂屋裏指揮幾個僕人在收拾打掃。李太太一看見他來，滿心高興，叫道：

「德華，你來了嗎？真好！你母親人好嗎？你父親公事忙不忙？我正打算請他們後天吃午飯，你想他們都能够來嗎？你哥哥嫂嫂也能够來嗎？」

「什麼喜事？你這樣忙着預備？」德華好奇地問道。

「你忘去了後天是你表妹的生日嗎？」

「哦，對了！你看我眞容易忘記！前天表妹不是還同我說笑，要叫我替她拜生嗎？」

「你知道，雲衣妹妹同劉太太也要來趕你表妹的生日呢？」

「眞的嗎？」

「眞的，今天早上劉太太派人先來報信，她們明天一早來。她們兩母女還預備在這裏住十天半月，因為劉華廷不在家，他們家裏人少，願意到我們這裏來熱鬧熱鬧。」

說到這裏，劉媽到一杯茶來，德華接過呷了一口，接着問道：

「姑父人好罷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姑母人好罷？」

「你知道，我就是這個病眞討厭！昨天我稍爲收拾了一會房間，立刻就覺得頭暈，氣喘，鬧了兩個多鐘頭還不好，我眞怕有什麼事體發生。叫你姑父，你姑父，說起他眞氣得死人，在書房裏半天不出來。你知道他就是這樣怪脾氣，天倒下來他也不理的。後來還是你表妹伏伺我，燒了薑開水，吃了

如意油，纔稍好一點。今天起來，人還是不舒服，不過這間屋子又不能不收拾好，劉太太同雲衣妹妹來就要在這裏住。」

「姑母既然身體不好，應該將息將息，讓王媽劉媽收拾好了。」

「她們那裏會收拾？她們什麼也不知道。兩個人都冒冒失失的，每收拾一次屋子，總要打爛東西。上一次王媽把我一個茶鐘打爛了，鬧到一桌茶鐘缺了一個，怎麼也配不上，這還是我賠嫁的茶鐘呢，你說氣不氣人！」

「不要緊，以後叫她們小心一點好了。表妹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也許在書房裏同你姑父講書……她現在也快成一個書呆子了！一家裏一個書呆子已經沒有辦法，再加上一個書呆子，以後真不成樣子！」

「讓我去看看他們。」

「你可以多玩一會，我一會看她們收拾好了就來陪你，你可以吃了午飯纔回去。」

「好。」

德華一趨跑到書房，看見他姑父指着桌上的一本批改的卷子在講話，采蘋坐在旁邊一張小檯上聽。她一看見德華來，馬上就把卷子搶在手裏，關在抽屜裏。德華急忙走上去，已經太遲。采蘋兩手按着抽屜，緊緊不放。她忽然看見硯台邊的鑰匙，搶來，一下鎖上，把鑰匙放在衣袋裏，退到長椅上坐着大笑，他父親也笑了。

采蘋笑時，臉上現出深深的兩個酒窩，此時笑得喘不過氣來，兩手捧着胸膛，更顯出一番的嫵媚。

「到底是什麼？給我看一看好不好？」德華也到長椅上坐着要求道。

「給你看！當然在抽屜裏！請你自便！」采蘋用手指着抽屜，又大笑。

「表妹真調皮！我下一次來，一定輕腳輕手地。一下搶到手，你可沒有辦法了。」

「我有千里眼，順風耳，你還沒有來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

「表妹，到底作的什麼？給我看一看，我頂喜歡讀你的著作。」

「才怪！你會喜歡讀我的著作？你頂喜歡讀雲衣妹妹的著作了。你記不記得兩年前你還沒有

「上成都的時候，你讀了多少雲衣妹妹的著作？雲衣妹妹的著作你纔喜歡讀呢！」

「我喜歡讀她的，我也喜歡讀你的。」

「猜頭……父親，表哥是一個猜頭，是一個大猜頭，是不是？」

「采蘋起身走去坐在她父親椅子的扶手上，右手搭在她父親肩上，左手指着德華。她父親只是笑。」

「表妹太調皮了。作的文章不給我看，還要替我取個混名，真是豈有此理！不要緊，你不給我看，姑父總會告訴我，姑父，到底是什麼？」

「不是文章，是詩。」李榮清講道。

「不要講，不要講！」采蘋連忙用手擋住他父親的嘴。他父親大笑，捉住她的手，也不再往下講了。」

「好好，我不講。你過去好好坐着。」

「不行，你一定要答應不講。」

「好，好，我答應不講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李太太進來，一看見采蘋同她父親爭執的樣子，立刻厲聲道：「采蘋，你看，你成什麼樣子！那一家書香人家的女兒像你這樣瘋瘋顛顛的？你父親也太放縱你了。十五歲的女孩子，還是這樣小孩子脾氣，別人聽見真笑話！」

采蘋一看母親進來，急忙退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着，他父親也不講話，由在她母親講。忽然他問德華道：

「你父親母親大哥大嫂後天通通可以來吃午飯嗎？」

「我想母親可以，父親大哥大嫂也許太忙。」

「你一定要叫你父親來，你告訴他，我有要緊事要同他商量。」李太太道。

「好罷，我一定告訴他。」

三

德華在他姑父家裏吃完午飯，飯後又談了一陣天，一直到夕陽西下，他纔動身回家。他到家的時候，已經天黑了。

他父親一早出去，現在還沒有回來，他哥哥也沒有回家，他嫂嫂正陪着他母親講話，一看見他進來，她們就不講了，他嫂嫂只看住他笑。

「你們在講什麼？」

「沒有講什麼？」他嫂嫂答道。

「那麼你爲什麼笑呢？」